

2012年12月21日，资深报人、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旧金山“美华文协”荣誉会长，《美华文学》杂志终身社长黄运基先生在医院辞世，享年80岁。噩耗传来，同仁无比哀痛。

想起一年前的12月，我从国内回到旧金山，去黄先生的家拜访，欣喜地知道，这位每星期去做三次血液透析的老人，完成了“异乡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巨浪》。“夙愿已了，心中大石终于放下！”他的笑容如此灿烂。我却暗里差点流了泪，这意味着艰苦卓绝的搏斗。22万字的稿子，他是这样完成的：每星期上医院三次做过血液透析的次日，精神较好，他早晨5点起来，抓紧时间码字，直到体力不支，才离开电脑，卧床休息。后期由于感冒引起哮喘，他上透析机时，旁边还准备了输氧设备。羸弱的躯体，支撑着凝神思虑的脑袋，幸亏这部小说已酝酿多年，成竹在胸，写来相当顺利。我是获得最先阅读的幸运者之一。这部新著，和先前完成的《奔流》与《狂潮》，构成了从被囚于天使岛移民羁留所起步的近百年北美华人的命运长卷，它是当代海外中国人历史不可或缺感性参照，是华侨华人文学史的丰碑。

黄运基先生是美国华文作家群体的领军者之一，他的人生罕见地壮阔而跌宕，横跨两个国度、两种制度、两种语境，肇端底层劳工的历练，继而是报人生涯，归结于文学创作，旁及翻译，生活积累罕见地丰富而深沉。

第一次见到黄运基先生，是在1981年前后。那年头，我是“上埠”不久的新移民，土插队之后的洋插队，连根拔起之初的艰难与尴尬，一身历。至于文学梦，早已被种种党务之急诸如恶补英语养家糊口挤掉。我在西餐馆当练习生，那是一个休息日，出国前就已和我合写新诗，移民后更是情同手足的诗人老南，兴致勃勃地带路，两人沿着唐人街附近一条七拐八弯的巷子，走进《时代报》的旧社址。社长兼总编辑黄运基先生在堆满白纸、油墨和各种各样中英文读物的狭小房间里接待我们。那时我30出头，老南40出头，黄运基先生50出头，共同的特点是对明天充满信心。黄社长介绍了报社的运作，领我们去认识报社的义工们，鼓励我们给《时代报》写稿。1986年春天，在台山文坛名宿陈中美先生推荐下，我和老南一起进入报社，我当加州新闻版的编译，他任校对。这是我居美30年中惟一的白领生涯，在阿姆斯特丹街1600号的仓库型砖木结构建筑物的阁楼，拥有一张桃花心木做的大办公桌。黄运基先生任社长兼总编辑，但他外出频繁，日常编务由政治经济出身孟副总编辑负责。黄运基先生为人谦和，上班总是静悄悄地进来，在以一行书架为间隔的开放式办公室里紧张工作，从来不会对下属颐指气使，总以商量的口吻对话，更不事巡查、监督，也从来不会在记者、编辑纠错后揪住不放。那年代，办这样一份日报，编辑、打字员、印刷工、发行、

■纪念

悼黄运基先生

□刘荒田

勤杂，一共有二三十位，都拿上千元以上的工资，但广告收入极少。他身为法人代表，主要精力放在找钱上。1986年11月，一个中午，我们像平时一样，聚集在地下厨房外面的简易餐厅，吃厨娘做的午饭。饭后，黄先生神色凝重，宣布一个突然的消息，大意是：由于财源枯竭，无力经营，即时停刊。众人匆忙收拾物件，在惊愕中告别。在最后一期报纸上，社长的公开信登在头版，其中不乏怨愤。原来，他一直殚精竭虑地筹措的，是一笔可供报纸长久营运的基金，可是，多方奔走，无处不碰壁，只好一关了事。

离开报社20多年以后，社址出售，我为了拿一些过时的《美华文学》杂志作为纪念，进内徘徊良久。编辑部的办公桌，四壁的挂画，接收美联社电讯稿专用的老式传真机，架上的书和剪报集，一切照旧，只是蒙上漫长岁月的厚尘，叫我感慨无限。那一段时间，黄先生的心情也处于低谷。我那时才较为透彻地理解，他作为华人社区里最早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积极最忘我地宣传新中国的一代报人，1972年独力创办《时代报》，家当是一台花200美元买来的二手打字机，一路拼搏，靠打工来挹注办报的亏空，怀着何等深重的爱国之情、故土之思。时隔14年，幻想部分地破灭，壮士断臂，是怎样的无奈与遗憾！

《时代报》关门至今，又是四分之一世纪。这些年，我和黄先生过从甚密。我的家和他的家，仅仅隔20来个街区，步行可达。这位出色当行、中英文精通的资深记者，告别新闻界以后，一边以注册官方文件翻译员的身份，主持翻译公司的业务，一边投入文学写作以及社会活动，参与缔造旧金山湾区自1849年淘金潮以还华文文坛的鼎盛时期。他位于27街的住宅，成了文化人聚会的场所。数不清多少次，在那里开会、联欢、聚餐，《美华文学》杂志编辑部举行活动，迎接国内文化界的来访者。两三好友，各拿一杯红葡萄酒，瞭望他家餐厅百叶窗外平展展的蔚蓝大海，一轮血色落日缓缓沉没，在壮怀激烈地议论古今风流的文友身上，洒下满满金色，这便是雅致的异国兰亭。

黄运基先生是我以及许多在旧金山湾区成长、居住、工作的人（不但是我这一类新移民，也不但是来自中国的一代代留学生，还包括土生土长的同胞，以及不同族裔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与文化背景的人）的良师、恩人、向导、真诚的朋友。他办报20多年，从集社长、总编辑、记者、美工、排版工、发行人于一身的《东西报》到

颇具规模的日报《时代报》，在新闻界享有崇高威望，据此，可把他称为资深报人。他从事文学创作近40年，短篇小说多次被选进国内的《小说选刊》，长篇小说三部曲堪称记录中国移民在美奋斗历程的史诗性巨制，据此，可称他为著名作家。他15岁移民美国，曾饱受麦锡主义迫害，为争取华裔美国人在美的生存权、言论权、出版权、参政权，奔走呼号，青壮年时期便是华人社区众望所归的领袖，据此，可称他为民权斗士。他先后担任多个社团的领导，旧金山“美国华人文艺界协会”会长，连任三届；任《美华文学》杂志社社长15年；经常资助文化人及文化活动，居住在纽约的文学大师王鼎钧先生称他为“美国华人文坛的孟尝君”，据此，可称他为优秀的文化活动策划家。至于我，作为一个时常向他请益的晚辈，倒以为，称他为卓越的理想主义者，毋宁更为贴切。

理想主义贯彻着他生命的全程，从年轻到晚年，总是充满着奉献的激情，为了大众的利益，为了认定的真理与目标，不计个人得失，毫不迟疑地奔赴抗争的前线。时过境迁之后，我们未必全部认同他当年所捍卫的“理想”（他自己也未必认同），然而，我们永远敬佩这种全身的激情，宗教式的虔诚。我们移民之前的30年间（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黄运基先生在旧金山华人社区的杰出贡献，我们无法目击，但是，在七八年前，我参加“华人进步会”成立30周年的庆典，部分地晓得，在以抗争为己任、狂热地投身社会改造运动的ABC（土生华裔）青年男女口里，Maurice Chuck（黄运基先生的英文名）是他们共同拥戴的领袖，大至抗议美国政府打越战，参与金恩博士发起的民权运动、反对当年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小至在华埠国际旅馆拆迁中为低收入老年住客争权益，他们燃烧着永不枯竭的激情。看着数百名与会者，起立高呼着黄运基先生的名字，向他鼓掌的火热场面，我热泪盈眶。这些被保守分子指为过激派的同胞，都说标准的美式英语，和我们这些还没有进入主流社会的新移民，论思想境界和对社会事务的投入，当然高出许多层次。当年在游行时动不动就和警察发生冲突的“华裔”成员们，已进入稳重的中年，但依旧缅怀黄运基先生早年的教诲与提携。其中有一位日本裔的中年女性，黄运基先生办中英文版《时代报》时，她是大学生，在报社担任英文版的义务编辑，如今是太平洋煤电公司的首席律师，她追忆当年的共同奋斗，再三向Maurice道谢。

至于我所亲历的，至为感人的就是他创办《美华文学》杂志。1994年冬天，黄运

基先生邀请老南、王性初、刘子毅、郑其贤和我等住在旧金山的文友商议，办一份文学杂志。他办报多年，岂能不晓得行情？“要害一个朋友，就怂恿他办杂志”，这句话从台湾传到美国，屡证屡验。可是，他坚定地说，我已做好赔的准备。结果办起来了。开头叫《美华文化人报》，以报纸的形式出版，后来改为杂志。一办就是16年，直到2011年，他病体支离之际才交了棒。他这样坚持，绝非恋栈“社长”职位，而是出于牺牲精神。在晚年，他把担子转给独生女黄小坚。这份杂志至今，出版了80期，除了订户和少数赞助以外，他（还有他的女儿）是惟一的长期出资者、最重要的赞助人，笼统地计算，他一家投入了12万美元乃至更多，并无一个子儿的回报，纯粹的付出。他并非有钱人，尽管因来美达60多年，夫妇一直辛勤工作，薄有资产，维持小康局面没有问题，但他急公好义，以金钱资助留学生、困难者难以计数，办杂志的开销，是他夫妻从日常用度省下来的。每当想及这位从不张扬的老人，拿着放大镜检查字典，一句一句地翻译凯撒医院系统专用的《医疗手册》，废寝忘食地破解繁难的医药专用语，把赚来的翻译费，花在弘扬中国文学的伟大事业上，我们这些熟悉他的朋友都感动万分。

有两个场面，作为在场者的我认为充分展现了黄运基先生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崇高威望与人格魅力。第一个是1998年2月1日，在旧金山唐人街的美丽华大酒楼，举办了为《美华文学》杂志及《美国华侨文学丛书》筹款的大型餐会，黄运基先生作为首倡者和操作者，被旧金山市长发奖状嘉奖。市长的代表在台上宣布，这一天被命名为“黄运基日”，400多位宾客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在持久的掌声中，黄运基先生致辞，热烈感谢朋友们，并满怀深情地感谢无怨无悔地支持他的太太梁坚女士。第二个是2002年10月5日，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康华酒楼，那一天是黄运基先生的70寿辰。许多人秘密串联，暗里准备，瞒着他操办了一个极隆重的祝寿派对。这是何等美好的惊奇啊！他走进宴会厅时，300位旧友新知一齐起立，热烈鼓掌。台上，放着蛋糕、纪念品，还有油画家绘制的大幅肖像。在派对上，朋友们一上台，美式幽默加中式俏皮，时而笑时而哭地回顾与Maurice相处的日子，一个个集体记忆的闪光片段，把黄运基先生的人生经历串起来，就是一个立体的大写的中国人。1948年他坐“米格将军”轮船远渡重洋时，是15岁的惨绿少年，在船上耽读巴金的《灭亡》，热血和海浪一般澎湃。如今，他站在讲台上，站在人生的巅峰上，站成一代海外中国人的表率，以太平洋之滨的金门大桥为背景。

黄运基先生生前留下不公开办葬礼的遗嘱，但他的太太和女儿表示，在2013年1月要举行“庆祝会”。是啊，我们要庆祝黄先生80年的辉煌，他抗争一生，奋斗一生，奉献一生，没有遗憾，只有欣慰。黄运基先生安息吧！

■纪念

灿烂的生命

□李硕儒

他走了，我竟未能送他最后一程——因为他走于他居住了66年的旧金山，我却于16天前回到了北京。可以告慰的是，我还是见了他最后一面。那天黄昏，云低雨湿，我来到旧金山日落区他的宅邸。往日繁华热闹、众多作家汇聚的场面不见了，他靠在沙发上，只有他的太太和我三个人谈着他的病，谈着我们别后的思念和写作。谈到海外文学，尽管身体已十分衰弱，他还是激情不减，并在早已为我准备好的他的新作《巨浪》和《黄运基作品评论集》上工工整整题了字……走出他的家门，雨还在丝丝缕缕地下着。这是旧金山一年一度的雨季，到了这个季节，总是云湿雨细，缠绵绵绵，让人忧郁而无奈。想着他枯槁的形貌啞哑的声音，一阵不祥的预感不由得袭来，尽管不愿承认，回到家后还是禁不住对妻子说：这很可能是我见黄先生的最后一面了……没想到，这不祥的预感半个月后就应验了。

从少年到青年到壮年他曾经是挑战权势、挑战命运为正义而战的斗士，从青年到离世他始终是一位执著于新闻与文学的雅士。

1948年，少年丧母的黄运基不得不告别饿殍遍野的故乡广东斗门，来旧金山投奔给一位白人医生做家庭厨师的父亲，可他一登岸就因麦卡锡主义的排华法被关天使岛，直到审查一个多月后才见到从没见过面的父亲。懦弱到失去尊严的父亲带给他只有失望和愤怒，没过几天，他就离家出走到一家印刷社当了一名排字工，不知是与生俱来，还是严酷的生活告诉他：中国不需要眼泪，美国更不需要眼泪，一个人要想直立地生活，必须不断地丰富自己强大自己。他一面打工糊口，一面系统地学习历史、地理、文学、哲学和英语。五年后，这位倔强的少年成长为一位英俊的青年。他痴迷文学，旧金山的绿原书店成了他的书房；他放胆恋爱，那位雇

佣父亲且不尊重父亲的白人医生的女儿成了他的初恋情人；他追求进步追求民主热爱祖国，参加了上世纪50年代活跃于旧金山的民主青年团的一系列活活动：唱歌、演戏、华人社区演讲、写抨击美国时政的文章……可就在此时，美国政府发动了朝鲜战争，已是青年的他被征入伍。到了朝鲜不久，因愤怒于美国的侵略战争，更愤怒于他们的枪口直对自己的祖国，他愤而写文章揭发美国的野蛮侵略。这个举动激怒了军方，经军事法庭审判后他被押回美国。青年黄运基的愤怒并不逊于强大的对方，他利用美国的法律控告美国政府！官司一打十几年，十几年中他已自学成才，成了一名笔锋犀利极具前瞻性的新闻写作者。他的官司终于胜诉了，以美国政府向他道歉告终。不久，他被美国西部一家最大的中英文报纸《东西报》聘为总编辑。一年后，他激流勇退，以自己仅有的一点钱招募人马办起了自己的《时代报》。《时代报》观点鲜明，文风犀利，是美国传媒中第一家关注报道新中国发展建设的报纸。1972年，尼克松率团来华与中国建交不久，黄运基即以《时代报》社长兼总编辑的身份率领第一个庞大的美国华文新闻代表团来华访问。之后，《时代报》始终关注世界格局、关注中美关系的变化、及时报道新中国建设信息的权威阵地，直到他的时代有限公司建立，直到他成为《人民日报》海外版美西版的承印发行人，他才兜头一转，放掉新闻，耕耘他醉心已久的文学园地。无论是作为报人还是作家，他敏感的眼睛始终不放过美国政坛和社会的大事件，并且身体力行激情参与。黑人领袖金博士发起反对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时，他亲往美国南部的运动发起地与会支持；美国发动侵略越战争时，他不光连篇累牍撰文批评，还亲自上街游行演讲，是一位报人、作家，更是一位匡扶正义、敢作敢为的社会活动家。

■记忆

丁玲的版纳情

□鄢家骏



1983年1月22日至25日期间，80岁高龄的丁玲携丈夫陈明，受云南人民出版社邀请，到云南观光采风。期间，丁玲夫妇曾在作家冯永祺陪同下踏上了西双版纳热土，游览了神奇美丽的版纳风光。

在北国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在南国万山数绿、花红水温的日子里，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当年曾被毛泽东主席誉为“昨日的文小姐，今日的武将军”的丁玲在生命最后岁月里，在西双版纳神奇美丽的风景里留下了她慈祥的笑容，留下了她对美景一串串由衷的惊叹。她来了。在西双版纳那依然如画的冬天，满头的白发似盛开的玉兰花，满脸的沧桑依然有桑干河的阳光，目光里透出“杜晚香”的温情，健步里回响着“沙菲”的呐喊。她一次次赞美，版纳的山美、水美、人更美；她一回回叹息，西双版纳，我来得太晚了……

1月22日下午，丁玲老人一行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国营东风农场。丁玲曾站在一片橡胶林边感叹自语：“哦，哦，只有在西双版纳的神奇土地上，才能长出这样神奇的橡胶树……”

“这也是两代农垦人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精神结晶”，陪同的一位农场领导说：“不容易啊！这是农垦人用血肉之躯挺起的一个崭新事业。”

“知识青年们也一定出了大力。”一阵晨风吹过来，拂动着丁玲老人的苍苍白发，她深情地说。

“那是肯定的，”农场领导接过话侃侃而谈，“这是一支由人民解放军复员转业官兵、湖南支边青壮年、昆明和重庆市青年、思茅地区农村青壮年和5万多名北京、上海、重庆、昆明的知识青年组成的农垦建设大军……后来知青返城走了，可是他们为建设中国第二个天然橡胶基地功不可没。”

“啊，那是些多么可爱的孩子。”丁玲老人说了这句话后，再没吭声了。好半晌，她突然一声感叹：“啊，历史不能忘记他们！”

走进这片胶林深处，东风农场幼儿园的教室里传来孩子们的歌声、笑声……丁玲老人走进幼儿园里，用她甜甜的笑容搂住了一个个孩子。她在这里陪孩子幻想、唱歌、欢笑。她的心仿佛也回到童年的情趣中，禁不住说道：“啊，孩子们真幸福！”

晚餐是在湖南老乡曾德元家吃的。这可乐坏了丁玲老人。烟熏肉、小米辣、南瓜汤……样样有滋有味；故乡情，家乡味，样样都在其中。

第二天清早赶回景洪，正值西双版纳垦区农副产品展销会开幕。丁玲老人又带着她甜甜的笑容，自由自在地游览了“农垦一条街”。琳琅满目的农垦副产品，让丁玲老人目不暇接。她连声盛赞农垦职工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取得的丰花硕果。在一处销售油炸粑粑的小摊前品尝了喷香可口的油炸粑粑后，丁玲老人伸着一双油腻腻的手风趣地对陈明说：“你看，老陈，现在农垦人富得流油了……”

丁玲老人的话，引来一串舒心的笑声。

尽管稻花已经香过
田间静寂无声
我依然端坐如磐
守望,我的生命我的村庄

照旧是鸡鸣点燃第一缕炊烟
婴儿的啼哭引爆劳作的汗水
村庄拨开晨曦
鸡鸣结伴欢唱
我痴迷这样的生命律动
我沉醉村庄千年的生长
一草一木
一珠一露
轻轻地来
又轻轻地走了

秋天

秋天,我总是不由自主地
跌入稻田,跌入
爷爷浅一脚深一脚的跋涉里
直到田间
堆起高高的草垛
直到家里的谷仓
插上最后一块挡板
直到爷爷的犁和斗笠站着睡去
直到又一个秋天丰满地来临

如果这一生真的来世
我一定选择做个隐士
其佳地就是长宁
向康学习
托酒把筵摆,以蜀南竹之气节修养我之品德

如果这一生真的来世
我一定选择做个画才
其佳地就是长宁
向郑燮学习
托酒展香室,以蜀南竹之高洁进化我之思想

如果这一生真的来世
我一定选择做个禅士
其佳地就是长宁
向王维学习
托酒挥翰墨,以蜀南竹之风骨提升我之精神



村落 (油画)

陈乃明 作



第182期